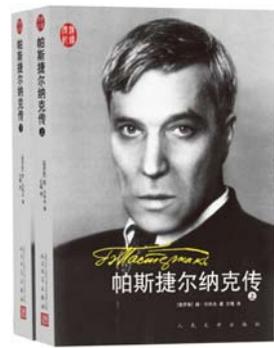




好 读 书 读 好 书



《帕斯捷尔纳克传》(俄罗斯)德·贝科夫 著 王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

《帕斯捷尔纳克传》中文版出版 以诗人命运见证历史变迁

许多中国读者通过长篇小说《日瓦戈医生》结识了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。1958年，帕斯捷尔纳克凭《日瓦戈医生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但是几天后，他被“自愿”放弃了诺贝尔文学奖。1960年5月，也就是“拒绝领奖”的17个月，帕斯捷尔纳克在寓所去世。

2005年，俄罗斯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推出了诗人德·贝科夫撰写的《帕斯捷尔纳克传》，这部作品不仅一举摘得俄罗斯2006年度畅销书奖和“大书奖”金奖，而且一版再版，影响力经久不衰。今年9月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译者王嘎历时七年翻译的《帕斯捷尔纳克传》。帕斯捷尔纳克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时代相互交错，阅读这部作品，同时也是以诗人的命运见证历史变迁。

传记创作动因源于阅读 《日瓦戈医生》的幸福感

德·贝科夫1967年出生于莫斯科，1984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新闻系，攻读文学批评专业。大学期间，他积极参加文学社团活动，已有诗作入选多种诗集。1991年大学毕业后，贝科夫在著名诗人、也是帕斯捷尔纳克生前忘年交和唯一“私淑弟子”沃兹涅先斯基举荐下加入苏联作家协会。

贝科夫是一位创造力旺盛、极其高产的作家，现已出版多部诗集、小说和写给孩子的童话集，还著有关于帕斯捷尔纳克、奥库贾瓦、高尔基、马雅可夫斯基等文化名人的多部传记。他的文学同行称他一只手写诗和大部头的长篇，另一只手为大众媒体撰写评论，同时还参与多项社会活动，发起“公民诗人”运动，主持电视和广播节目。

历经一年半的材料收集与梳理，2003年9月至2004年6月，贝科夫仅用八个多月就完成了俄文原版将近九百页的《帕斯捷尔纳克传》。而“希望看到自己和帕斯捷尔纳克出现在同一封面上”的创作动因则可以追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阅读“禁书”的青春体验。贝科夫在一次访谈中提到，当年《日瓦戈医生》在中学生之间私下流传，一位关系要

好的女生告诉他：“有人借给我一本‘医生’，让我看了一晚上，我也可以借你一晚上。实话说，这本书真是胡扯。”多年以后，贝科夫在传记中写道，帕斯捷尔纳克是幻想的生动见证，与他的相遇如同吉兆，而这部写给“少男少女们”的诗化的长篇应当慢慢读，“就像它被书写时那样。每天一两页，有时一段就够了，读者一整天都会感到自己是幸福的，会听到仿佛是帕斯捷尔纳克直接向你耳边发出的悲欣交集的声音”。

贝科夫认为，在惯于书写失意与民怨的俄罗斯文学语境下，帕斯捷尔纳克实属凤毛麟角的异数，他的名字是“刹那间幸福的刺痛”。事实上，帕斯捷尔纳克的幸福感首先取决于对悲剧性的认知。早在1936年，他就宣称：“离开悲剧性，我甚至连自然风光都无法接受……悲剧性，喻义人的尊严、人的庄重、人的充分成长。”与复杂艰辛的人生历程相对应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学风格也经历了由混沌到明澈、由繁复到简洁的发展过程。他用数十年时间终于完成了漫长的成熟期，他的长篇小说《日瓦戈医生》以及由此衍生的组诗，即是悲欣交集的生命见证。

【书摘】幸福的人

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，是刹那间幸福的刺痛。道出这种感受的人，阅历与信念各不相同——从脸膛红润的共青团员，到功成名就的异见人士，从执着的乐天派，到清高的厌世者。帕斯捷尔纳克的人生，尤其在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的映衬下，仿佛凯旋一般，这并非因为他死于天年，而后重新成为苏联作协会员——1989年的那场表决，正如三十一年前他被扫地出门，同样是一致的赞成。问题不在于正义的完胜。俄罗斯文学不习惯追认一个人身后的名誉。像自己的作品一样，帕斯捷尔纳克的生平也是和谐的奇迹，他置身其外，并为之骄傲。对天命的顺服与高于自我意识的创作意识，正是帕斯捷尔纳克世界观的基础：“你撵住我，/像撵住一件制品，/你收存时，像把戒指放回匣子。”一件成功的制品。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妨碍那造物主。

任何人的一生，假如不是病得无可救药或者生来背负着枷锁，都不妨称之为幸福的人生；问题取决于关注的视角。梦幻般的机遇和炫目的成功曾经不止一次降临于阿赫玛托娃，但自始至终的悲剧情结更符合她的气质：每每遭遇新的挫折，她便念念有词：“是我命该如此。”相形之下，帕斯捷尔纳克的一生似乎毫不缺乏悲剧色彩：同父母的离散、妻子的疾病与继子的夭亡、情人的被捕、日复一日苦役般的劳作、严酷的迫害。然而，他却有另一种情怀：他全身心向往着幸福，向往着节日，他的生命之花绽放在众人的爱戴中，对于不幸，则报之以平静的忍耐。正因如此，个人经历中那些伤感的纠葛，无论在1917、1930还是1947年，他一律视若在所难免的“意外事件”，而勃洛克也曾经声称要将它们消除殆尽。然而，如果说这种心绪对勃洛克实属罕见——在他一贯的忧郁情怀中，不过是偶然现象而已，那么帕斯捷尔纳克则为幸福而沉醉，并且与之融为一体：

落在床前的一缕微光，
为我带来甜美的感知：
我和我的命运，
皆为你无价的恩赐！

别忘了这是病中的诗行，当大面积的心肌梗塞发作之后，构思于“恶心及呕吐的间隙”，地点是鲍特金医院的走廊——病房里找不到空位。在他最后一次患病期间为他治病的大夫们，仍然记得七十岁的帕斯捷尔纳克“健美的肌肉组织”和“富有弹性的皮肤”，不必说四十四岁的帕斯捷尔纳克，如何满怀诗意的激情，用双手托起肥胖的格鲁吉亚客人；也不必说五十岁的他，如何饶有兴致地在田园耕锄：

我甩掉衣衫，
在地里干活。
热浪冲刷我的脊背，
如同灼烤着陶土。
哪儿酷热难耐，阳光刺目，
我就站在那儿，
从头到脚
裹上烧陶的釉彩。

如果说他在五十岁甚至六十岁的年纪依然显得像是一个青年，关于二十七岁的帕斯捷尔纳克以及少年帕斯捷尔纳克，我们又该说些什么：

青春随幸福漂流，有如
童年的微雪中
一只睡瘪的枕套。

他预先做好了迎接幸福的准备，命运果真报之以慷慨的馈赠：在自己的时代的一连串噩梦中，他安然无损，既没有被帝国战争吞噬，也没有在国内战争中受伤，虽然也曾冒着生命危险扑灭过莫斯科屋顶上的燃烧弹，甚至加入作家的编队去往前线。他躲过了四次镇压的浪潮——分别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、三十年代中期和后期以及四十年代末。他一直在写作和出版作品，而当那些独一无二诗篇得不到发表时，就以翻译来养活自己和家人，他在翻译方面的禀赋同样是与生俱来（他留下了俄罗斯最好的《浮士德》和不可超越的《奥赛罗》——这些成就，足以带给人终生的荣耀，可对他不过是主业之外的雕虫小技）。他平生持久而幸福地爱过三次，对方也一样爱着他。

“镜中人”映射出帕斯捷尔纳克的真实人生

全书五十个章节中，贝科夫精心设计了八个相对独立的章节，用以呈现帕斯捷尔纳克在不同时期的人生际遇、精神困惑、借助艺术创造而展开的人物冲突。这八个章节拥有一个共同的命名——“镜中人”，分别是奥丽嘉·弗莱登伯格、马雅可夫斯基、茨维塔耶娃、勃洛克、曼德尔施塔姆、斯大林、阿赫玛托娃、沃兹涅先斯基。译者王嘎在译后记中指出，这些离帕斯捷尔纳克或远或近的人物确实像镜子，反映并塑造着他的面容；与此同时，每一面镜子也会映照或吸收各自不同的影像，芸芸影像汇集起来，足以形成更多人物关于历史与事件的丰富见证。

当帕斯捷尔纳克在文坛初露头角时，以马雅可夫斯基为首的未來派诗人正积极探索新的艺术形式，作品充满浪漫主义。自从与马雅可夫斯基相识，年轻的帕斯捷尔纳克就为他夸张的诗歌朗诵激动得“神魂颠倒”。20世纪20年代，帕斯捷尔纳克公开劝说马雅可夫斯基离开“列夫”（全称“左翼艺术阵线”），两人深陷冲突，一直未达成和解，直至马雅可夫斯基自杀。

联结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，则是相互间长达13年的书信往来，然而，由于“彼此异质的热度”，两人始终不能将梦幻的通信转化为美好的相遇。1935年6月，帕斯捷尔纳克去巴黎参加国际反法西斯作家保卫文化代表大会，两人在回廊里“尴尬地见面了”，他们仅仅敷衍了几句。之后，帕斯捷尔纳克在苏联终日惶恐，



1958年10月24日，楚科夫斯基夫妇祝贺帕斯捷尔纳克(右二)荣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
茨维塔耶娃在巴黎靠借贷度日，彼此却由于不知道对方的悲惨处境而加深了误解。

斯大林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，成为这部传记的一个焦点。两人的关系，是典型的“俄罗斯命运的对位”。对此，这部传记有耐人寻味的揭示：“联结帕斯捷尔纳克与斯大林的，不仅是相互的吸引与排斥。使他们相联的还有彼此间的制约。”他们互为“镜中人”。在权力的周旋中，帕斯捷尔纳克大体上保持了诗人的尊严。

这些同时代人，有的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国家的进程、文学的命运，更多的却是卷入了时代的旋流，倏忽即逝。但他们无不鲜活地存在于当时的岁月，散发着独特的气息。打开这一面面镜子，那些久别的人物形象似乎触手可及。贝科夫在“镜中人”中营造的正是这种近乎迷幻的体验，使读者恍若置身于往昔。



1959年帕斯捷尔纳克在自家门口劳作。

出品：副刊编辑中心
设计：壹纸工作室
本版编辑：曲鹏
美编：马晓迪